

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概观

张献青

(滨州学院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 由于黄河三角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和审美特征的民间文学。神灵福祉、超拔梦幻的神话传说,抑恶扬善、启智开慧的民间故事,具有朗朗诗韵和民族风骨的民谣以及具有黄土神韵的民谚,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美学风格,并折射出民间文学的两重性和文化人类学意义。

[关键词] 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风格特征;人情风貌;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6)03-0057-(04)

在黄河三角洲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善良的劳动人民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也创造了独特的辉煌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是指黄河三角洲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谚等文学样式,既蕴含着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知识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基于1987年滨州、东营两市文化局和文联大规模的民间文学(传说、故事、歌谣)三套集成,和后来在各区县的文史资料和文化局(馆)出版的故事集、歌谣及谚语集中又精选成册的作品集(时多是内部刊印),以及鸿雁主编的《黄河三角洲的传说》^[1]为主要依据,同时作了一些民间采风,计560余篇、330余首,抽取其中带有典型性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独特的风格特征、人情风貌和审美特性。

一、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样式风格

由于黄河三角洲独特的地理、地域、环境、移民等特点,形成了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独特风格。黄河三角洲是中国著名的三大三角洲之一,又是最年轻的冲积平原。它拥有古老的土地,也有新淤地。南依长白山脉,东北濒临渤海,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横

贯腹地,另有小清河、徒骇河、马颊河、德惠新河等河流相伴相间。因而,山、河、湖、湾,低岗、缓坡、浅洼构成了这一地域独有的地貌特征。这里的新淤地茫茫苍苍,同时成为过去避难、拓荒的人们的理想场所,加之胜利油田的开发与崛起,所以,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移民较多。于是,形成了多种文化交融、多家思想交汇的状态。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文学一如过去这里的人民,既朴实清朗、粗犷豪爽、聪智幽默、执著顽强,又简疏朴野、守旧封闭。

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产生了许多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可以分为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和风俗传说。人物传说又可分为帝王、文化名人、清官、孝子孝妇、起义英雄等。于是围绕着秦始皇、姜子牙、孙武、范仲淹、杜受田、董永、孝妇河、王薄、唐赛尔等人物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关于地方风物,如果以神话传说的中心意象而言,大致呈现这样的形态:邹平的“山”,博兴的“湖”,高青的“湾”,滨城、惠民、利津、垦利的“河”,沾化、无棣的“海”和“枣”,广饶的“龙”。按类别可分为山川景物、著名建筑、地名、名优特产等传说,如炉神庙、扳倒井、秦皇台、海峰塔等建筑物;白龙湾、礼参、黑龙窝、义和庄等地名;山药、白莲藕、金丝枣等土特产。地方风俗则围绕着这一区域的婚丧嫁娶、民俗节日

[收稿日期] 2005-11-14

[作者简介] 张献青(1964-),男,山东沾化人,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区域文化研究。

展开,如结婚时大门口放红砖、七月十五放荷灯、二月二吃蝎豆等。无论是哪一类神话传说,都具有十足的仙韵灵气,神灵福祉、超拔梦幻。

民间故事,在黄河三角洲地区民间又称为“瞎话”,是指扎根于民间的生活、幻想、动物故事以及寓言、笑话等。它不以特定的人、地、事、物为对象,常以“从前”、“某地”、“有这么一家子”等称谓开头,具有不确定性。其中生活故事多用巧合、误会、夸张、猜谜等手法,大多洋溢着乐观欢快的气氛。较典型的有经商学艺、偷抢绝技、长工财主、巧女呆子、家庭婚姻、机智人物等。这些故事是非善恶分明,赞美诚信勤劳智慧,反对懒惰自私愚蠢。幻想故事,则是故事的主人公的理想不能实现时,借助法术或宝物的帮助,实现愿望惩罚恶人。《秃尾巴老李》、《荷花仙子》、《狐仙》等较为典型。动物故事或寓言往往以动物为主人公,但都是拟人化的。一方面表现动物的习性,如狐狸的狡猾、兔子的聪明、猪的懒惰等;另一方面主要反映社会现象、世态人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猫和狗为啥打仗》、《蚯蚓和大虾》等。民间笑话是民间故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短小精悍、尖锐泼辣,既可“醒人”又可“治疾”。它可分为揭露讽刺性和幽默戏谑两大类,如《半吊钱救,一吊钱不救》、《懒老婆》等笑话。在总体上,民间故事则主要是抑恶扬善、启智开慧,折射着儒、释、道思想的多层彩光,仁爱宽容、忠孝节义、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种种哲学思想杂糅在一起。

民歌是直抒心声、流传便捷的文学样式。黄河三角洲广袤而又贫瘠的土地,致使人们长期处于物质和精神的极度压抑状态。物质的贫困可以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与天斗与地斗而改变。精神的家园只有靠自己苦中作乐,于是,人们利用民歌这种自由奔放的文学形式,寄寓人性之美、意境之美、入俗之美和飞扬之美,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情趣。在婚嫁生丧、民俗庆典、劳动游戏中,都随时即兴。譬如流传广泛的《小白菜》:

小白菜呀,芯儿黄呀/三岁的孩子没有娘啊/没了亲娘,谁来疼呀/跟着穷爹串四乡啊……

《大辫子甩三甩》:大辫子甩三甩/甩到那米河崖/娘啊娘部队将要开/……给郎磕个头/起身跟部队走/我要参军给郎报大仇。

类似的还有《拉纤歌》、《光棍哭妻》、《打夯歌》、《盘脚盘》等,既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又反映了人们的真实心态。

民谣比之民歌更能涉政,更能直接表现时政得失和人们的利益天平。因而,自然天成、具有朗朗诗

韵的黄河三角洲民谣,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揭皮刺骨、入木三分,当然也有一种阿Q似的精神胜利和精神麻醉。黄河三角洲是齐国故地,尽管没有因袭齐国的商业文化(据研究考证,齐国的商品经济政策相当开放),却承继了齐国人民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突出表现在民谣的创作和流传上,具有《齐风》遗韵,即不屈不挠的铮铮风骨。如《小日本》:

小日本,喝凉水/坐汽车,轧断腿/坐火轮,沉了底/坐飞机,倒栽葱/摔成泥,变成鬼。

类似的还有《八路军》、《独立营》、《张宗昌坐济南》等民谣极为流行。

民谣是智慧的结晶,是集体的创造。黄河三角洲干旱少雨,所依傍的黄河又是季节河,黄河以北广大地域是盐碱或半盐碱地。当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战天斗地,洞察时事,总结了一套套具有乡民智慧、黄土神韵和乡间幽默的民谣。有经典的地域时令,如“不怕初一下,就怕初二阴”、“雪里灯盏,雨里秋千”、“谷雨前后,点瓜种豆”等;有淳朴的家长里短,如“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也有善意的醒世忠告,如“朋友三千不多,仇家一个就够”、“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等;还有用鲜明的田园比兴,把民间的睿智语,流畅活泼、幽默风趣地表现出来,如“打是亲,骂是爱,待要自在加脚踹”、“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等。

二、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人情风貌

首先表现为广阔的思想内容。有的通过超拔梦幻的神话传说,表现百姓战天斗地的艰辛、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疾苦、阶级的对立和官吏的腐败、妇女的悲惨地位等。有的通过嬉笑怒骂、鞭辟入里的民间故事,表现百姓的家庭矛盾、爱情婚姻以及性格弱点。有的通过神采飞扬的民间歌谣,表现百姓的人性美、风俗美,张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有的通过睿智慧语的农谚,表现百姓千百年来智慧结晶,为人处世、耕种劳作、人伦物理,应有尽有。从作品的情感倾向看,有的作品直接倾诉受压抑的痛苦,有的抒写真挚的恋情,有的寄寓渴望的生活理想等等。正如钟敬文在其《民间文学概论》中所说:在汪洋无际、波涛汹涌的民间文学的内容的大海里,有着吸引人心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它蕴藏和折射着人民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等崇高思想和珍贵美德。民间文学不仅表现了千万人民的痛苦和希望,也表现了他们永不磨灭的典

范人格和崇高品质。这种精神财富,将永远成为我们各民族成员的思想、品格修养的不竭灵泉!^[2]

其次是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1)鲜活生动、纯朴自然、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民间文学是在鲜活的大众口语基础上的艺术创作,在讲述故事、说唱歌谣、总结谚语时,总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单纯平易、亲切感人,充满健康的生活气息。语言的形象性在民间文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歌谣谚语里,有时一个字、一个形象的比喻,一种情态的展露,用当地的生活语言表现出来,令人拍案叫绝。如民歌《姐儿》:“梳起了两根大辫子,辫梢搭到脖沟里”、“胸前两朵花骨朵,引来一只小蜜蜂”、“哥儿两眼如喷火,一劲儿直瞅胸窝窝,姐儿心里一哆嗦”。谚语:“养起猪,砌起圈,娶起媳妇管得起饭”、“葫芦爬墙,闺女随娘”、“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等等。正如李广田先生在《滇谣小记》中介绍云南的民谣时所说,这种傻里傻气的想象,看似好笑,实在可爱,这可以作为那种原始性的最好的代表,这样的歌谣在文化修养很高的人群中是不会产生的。文化程度高自然产生“高级”的诗歌,然而大多数高级的诗歌却又容易失于苍白和虚弱,所缺乏的正是那份新鲜泼野的力量。^[3]²⁰²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这些看似傻里傻气的乡俚俗语,实则奇思妙想,字字珠玑,闪耀着艺术的灵气和光辉。(2)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所描绘的形象和典型性格。它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和景象,都与黄河三角洲民间百姓的生活密切相联。无论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还是曲词谚语,都深深扎根于朴实的生活基础。譬如围绕着当地的地理物候特点,产生了“山、河、湖、湾”的神话传说,广袤平原和新淤地等自然风光,以及充满人情美和人性美的乡野民间,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尤其在叙事类作品中,基于活生生的现实,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描绘了美丽动人的自然风俗画,寄托着人们的信念、理想和愿望。这些人物形象有典型,也有类型,有褒扬崇敬的,也有鞭挞讽刺的。有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的文人,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孝感天地的董永,有惩恶扬善、为民做主的清官,有贪婪枉法的财主、县官,有抵抗压迫、灾难的英雄,也有聪慧孝顺和愚笨尖酸的媳妇、女婿,有民间智者、能工巧匠、神医和智慧超人,有滑稽可笑、憨态可掬的老实人,也有令人唾弃的后妈、恶婆婆等等。离开了这些实在的生活人物,也就无从产生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文学。

最后是独特的艺术风格。民间那些“不识字的

作家”,不懂得什么创作技法,更不懂得什么主义,只是从生活出发,从个人体验出发,随心而出,随口而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矫饰、无做作、无卖弄。他们的生活是简朴的、实在的、健康的,他们的态度是乐观的、向上的、充满幻想的。所以,他们创作的文学是简约的、粗疏的、清朗的、凝练的、刚健的,也是幽默的、谐谑的。这一切都与黄河三角洲民间百姓独特的生活、心理和审美情趣息息相通,是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美学品格。

三、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的审美特征

真、善、美在民间,亦在民间文学中。在像空气一样普通、像黄土一样朴素的民间,真、善、美和谐地潜蕴着。这里的真、善、美,没有矫饰、没有雕琢,原生态存在着,稍加留意就会让人叹为观止。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以民间百姓为审美主体,体现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审美趣味和价值。

真,在黄河三角洲民间的存在形式是朴素的、粗野的,表现在行为方式上,绝少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而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它通过民间百姓特有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具有朗朗诗韵的民间歌谣《抗战杀奸》:

鬼子兵,杀人强奸/汉奸队,抢粮逼捐/赵三营,作恶多端/县区长,地皮刮干/乡村长,白面大烟/老百姓,叫苦连天/寻活路,抗战杀奸。

《坷垃》:是块坷垃就绊脚/是个蚂蚱就咬草/谁要欺负老百姓/早晚准不得好报。

这类歌谣不加雕饰,自然天成,真切率直。李广田先生曾高度评价民歌,它们有所颂美,出自衷心,是诚人籁,亦属天籁,天籁自鸣,直抒己志,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自非文人学者之浮想肤辞所可比拟。古人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又说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正是这个道理。^[3]²²¹从黄河三角洲民间歌谣可以体会到独特的真情诗意和由方言土语构筑而成的乡音诗韵,田园比兴,意味深醇。

民间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摒弃它的轮回的唯心主义色彩,从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来讲,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善恶分明,行善成佛,行恶成鬼,形成了不成文法的道德戒律,在规范着人间秩序。让人惊讶于非法律制约的伟力,由此思考法治与德治的现实意义。黄河流域民风淳朴、民性善良、民心真诚,黄河三角洲地区更是仁善有加、慈悲为怀、博爱为先,具有儒、释、道精神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劝善惩恶的民间故事中,如围绕着黄河

形成了一系列近似“洪水神话”的故事,大致都是洪水到来,人与动物一起逃生,贪婪者只顾自己不顾其他,善良者珍惜生命救助动物。事件平定后,贪婪者一生坎坷,善良者飞黄腾达。还有一些身处贫寒却孝敬老人、对人诚实善良的故事,大致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

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黄河三角洲民间百姓在生活和实践中,创造了种种憨态可掬的淳朴的美:人伦和谐、天人合一、自由自在、生命繁荣、生活实用等。但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与的客观事物,而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向着可能性发展。于是就有了民间文学中的超拔现实的充满神灵福祉的梦幻之美,有抑恶扬善、启智开慧的道德之美,有精神家园的人性美、人情美、意境美和民俗美,有自然天成的慷慨诗韵之美,有充满乡间野趣的谐谑之美,还有洋溢着黄土神韵的智慧美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大众都是艺术家,因为他们创造了生活的美,创造了文化。

由于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是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创作,因而审美情趣也以诙谐灵动的趣味为主。俗话说“无丑不成戏,无噱不成书”即是,而在民间往往是普通的戏剧人物和事件。透过“戏剧”的表层,可以看到,这种谐趣是民间特有的,是百姓观察世相人情的一种独特心态,是一种苦中作乐、自娱自慰的方式。尤其在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歌谣、谚语中表现突出。其中大量吸收了民间流行的俏皮话、

歇后语甚至荤话色语。如“男是耙子女是筐,要看会装不会装”、“光着腚推磨——不怕一遭遭丢人”、“蚂蚱头包包子——光嘴”等等。这种民间语言,具有一种被质朴稍稍遮罩了的精到和刻意,一种令人痛快击节的简洁,在描摹情态、刻画人物、叙事状物等方面发挥着独到的艺术效果,神态毕现,栩栩如生。令人或捧腹或莞尔,或含泪或开怀。文人骚客有他们的文才雅趣,平民百姓自有乡趣俚乐,乐趣相生,豁达明朗,是别一种美致。

一言以蔽之,黄河三角洲的民间文学是浩瀚的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本身又是文化载体。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的自发形式,是可以倾吐悲欢情怀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蓄积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反映着历代劳动人民的沧海桑田、生活轨迹,折射着劳动人民的情感心路、酸甜苦辣,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人文价值、文学价值以及人类文化学价值。

[参考文献]

- [1] 鸿雁. 黄河三角洲的传说[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 [2] 钟敬文. 民间文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7.
- [3] 张献青,闫永利. 遗忘的绿荫——李广田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夏畅兰]

Overall View on Folk Litera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ZHANG Xian-qing

(*Institut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Culture,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Shandong 256603, China*)

Abstract: Owing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the folk literature has come into being with its unique style and aesthetic feature. There have been many legends, folk stories and popular sayings in the folk literature. All of these represent the aesthetic style with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us the double properties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olk literature; the style and feature; the human feelings and behaviors; aesthetic feature